

谢春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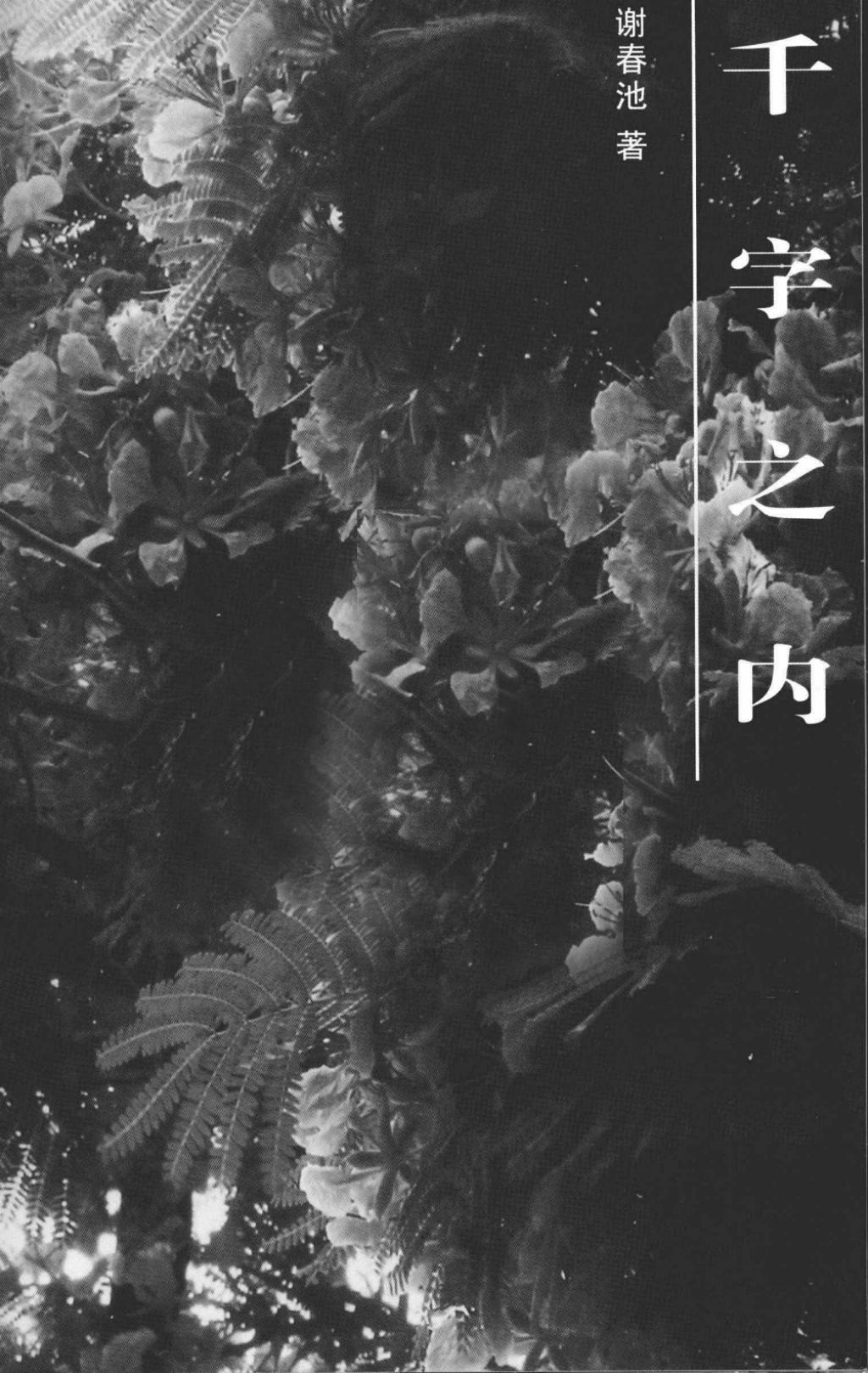
【凤凰花文丛】

千字之内

QIAN ZI
ZHI NEI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谢春池 著

千
字
之
內



千字之内

谢春池 著

出 版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95.5 千字

印 张 4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962 - 450 - 755 - 3 / D. 52140

定 价 18.00 元

总序

谢春池

希望有很多这样的文学群体出现,但在厦门我没有见到第二个这样的文学群体。我说的是我们厦门知青文学沙龙,这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温馨,非常愉快,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意义的文学群体。我这样来评说我们知青文学沙龙,绝没有一点过奖。

2006年7月,我们厦门知青文学沙龙成立,至2009年7月,整整3周年。四个夏季对于沙龙的每个成员来说是四个秋季,因为,每个成员都有收获,这个收获就是我们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真正的精神家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下午的沙龙活动,每个月的《厦门知青文学报》,有时还加上《厦门知青读书报》,让所有的成员如沐春风,如饮甘泉。对于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中老年知青,这是一种精神享受,金钱买不到的精神享受。

不是每一个沙龙成员都为文学而来的,但每一个沙龙成员肯定是因为文化而来的,即使来“斗阵”(闽南语,意为伍)或凑热闹,亦是。沙龙成员中除了个别已成作家,或有高等学历,大多数人则仅有当年的中学学历。何谓知青,字典答:有知识的青年。知青群体中的思想者答:没有知识的青年。两个答案都对,只是标准不同。有一点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知青们被左的政治运动乃至十年浩劫剥夺了深造的机会,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崇尚文化,向往知识人生,甚至向往文艺人生。这是人类

数千年文明发展之使然，更是人类本性之使然；也是这些年来，老年人的文艺活动如此蓬勃开展的原故。

是的，少年时代有过文学梦的知青，如今走入知青文学沙龙就是来圆梦的，圆梦并非想来当作家（沙龙中的大多数成员早没当作家的奢望），而是来与文学结缘，这就足够。遥远的、高不可攀的、堂奥的文学，如今，就在他们身边，甚至零距离；或就在他们心里，甚至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小说、散文、诗歌，甚至评论，没什么神秘可言，他们不当作家，但，他们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还写评论。不求名，更非为利。有点小名也不错，有点小利（如几十元稿费）也不拒绝；兴趣最重要，用厦门话说“欢喜就好”；做自己喜欢做的最难得，这一生什么时候按照个人的心意生活？他们平凡，他们从未想过要创造卓越，不过若取得一点小成绩，为什么不来沾沾自喜一下呢？！

我们厦门知青文学沙龙成立至今，还真取得一点成绩，不大，也不太小。成员们不仅在自己的报纸——顺便说一下，可别小看《厦门知青文学报》，它可是全国知青惟一的文学报，质量还不错哩——发表一大批作品；还在《厦门日报》、《厦门晚报》，甚至《厦门文学》，发表了一小批作品。最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成员进步很快，写作水平甚有提高，比起一些所谓省作协、市作协会员，强多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只要瓜好，为何不夸？！

肯定很多人没想到，我们的沙龙要出文集了，大多数沙龙成员，都有文章被收入文集；更没想到，我们多个成员要出个人专著。而且一出就有好多本，哈，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厦门知青文学沙龙，就这样推出凤凰花文丛。这是厦门知青文化现象的再次突显，让社会各界再次刮目相看。

以凤凰花命名这套文丛似乎不太对路，有人或许会这样认为，其实不然。我们生活在厦门的知青这一代人，从小就和凤凰木作伴，凤凰花成为我们最早最美的意象；它见证了我们的成

长，更见证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和凤凰木一起经历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以及岁月的磨难与时光的流逝，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还依然在一起让枝叶茂盛，让花朵鲜艳，让生命蓬勃。我们不正是厦门人中的“凤凰木”吗？况且，凤凰木是厦门的市树，将它作为自己的文学象征物，不仅表现生命的火热喷发，还寄托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与挚爱，体现了对本土文化的热心参与；更展示了对于缤纷梦想的执着追寻。

这群五六十岁的老阿伯老阿婶，虽然已不再年轻，但是，他们还不认为自己老了。四十多年前，当他们青春的凤凰花即将盛开时，“文革”浩劫的狂风暴雨将无数美丽的花蕾残酷地摧毁了。谁曾想到，四十多年后，他们心灵的凤凰花竟然竞相绽放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红，世人诧异之后，惟有赞叹。感谢文学让他们获得第二度青春，拥有文学的人就拥有年轻。

我知道不年轻的他们，文学之树还很幼小，正在往上生长。他们并不盼望自己的文学之树结出累累硕果，但只要抽出几枝新绿，绽出几朵芳香，就心满意足。不过，只要是心灵真诚的倾诉，只要是人生真实的再现，就足以让我们为之喝彩！

2008年2月5日除夕前夜初稿

9月30日中午修改

11月11日早上定稿

自序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写了不少千字之内的短文，恐怕有近百篇吧，虽短却不精，在我的写作中，似乎也不怎么重要。实在没想到居然有不少人喜欢，对我也算一种欣慰。

千字之内的短文非常难写，这是不少写作者的共识。

其一，难在最见作者的功力。

长一些的文章有时硬写下去，似乎总会写出一点什么东西来，若再改得好，终会成篇，简而言之，它有“做”的空间。而千字之内的短文则不行，硬写不得，字数如此经济，每一行甚至每一字都挡住你的行文，若硬写，则篇幅必然长，则已非千字之短文。另者，它也让你“做”不了，就那么一小块“地盘”，一“做”就把“地盘”弄坏。

那么，作者的功力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删繁就简”，体现在高度浓缩，体现在磨炼、提炼、精炼。真是得不偿失，花了那么多功夫，伺弄那么一个小盆景，大概不值吧？

从功利的角度说，有些不值。又不是写诗，大可不必“推”“敲”得那般辛苦。就那么一篇，不，一则，短文吧。似乎言之有理，实质乃短视。

千字之内的短文写作，最让写作者在对文章的千锤百炼的过程中，对自己也千锤百炼一番，创造力得以强化；一位想有作为的写作者，何乐不为？况且，写长文时的毛病会在写短文时得以匡正，这收获不算小吧！

其二，难在面对读者的眼力。

此难恐怕难于前一个难。

即使大师或经典，其缺陷最终都无法不被读者发现并批评。当然，长一些的文章，其毛病会一时被码起的文字如繁枝茂叶般遮蔽，而短文，千字之内，甚而三五百字，五六百字者，一点毛病，小小的不足，都会立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细微之丑陋无论怎样也掩不住。

这是许多有自知自明的作者很忌讳的。

要让读者的法眼难以施法，作者本人必须具有法眼，换言之：作者本人要明白自己的短文有没有毛病，毛病又在哪里。

短文的毛病相对而言容易找出来，也容易医治，最不济的是全文推倒重写，下狠心推倒几回，重写几回，不信写不好，无非是千把字嘛。即使最后真写不好，也不会过于心疼。

有人问我了，你说难啊难，这千字之内的短文如何写好啊？不妨一说。当然，经验是有的，泛泛地谈，没意思，说两点吧，对于同好们或许有些帮助，权作为交流，不必太当真。

其一曰：小。这小，应是题材小、角度小，这和短文的篇幅小，很般配。当然，也可以意思小、主题小、意义小。窃以为此类短文能写出一点小意思就不错了，切莫人为的强求以小见大。不过，小不等于不能见大，如果小能够见大，何乐不为？！以小题材、小角度写出大意思、大主题、大意义，其价值自然更大，有追求的写作者应努力这样做。

其二曰：聚。这聚，就是不散。常说散文形散神不散，敢说千字之内的短文是例外，它应是：神不散形也不散；或曰：形不散神更不散。就那么千把字，五六百字，三五百字，形散了，零零星星、松松垮垮、破破碎碎，如何让读者闻之？也不可能形散而神不散！因而，切不可随意，虽不必大谈谋篇布局，得讲究一点写法，剪裁则不可或缺，次而应详略得当，该强调者不能三两言带过。

我已这样说过，这样写作的关键在于锤炼。而锤炼的关键在于炼。那么，炼什么呢？先炼气，再炼意。这气不能散，只能聚（短文的生命不仅来自内聚，也来自外聚），聚则来自炼。只有凝于一点的气，才能炼出意；炼出的意，才不会狭小、浅薄、单调，才会有新意、深意、大意。我此一说，或许有些玄乎，却是鄙人之真实深切的体验，诸君也可在写作过程中自悟。总之，我是因此才在尺牍之间造些大气象的。

不算罗嗦，不过，似乎也说了不少，恐怕超过千字，又不是什么别人从未说过的话，该打住了。

即为自序。

作者

2008年2月8日至26日

目 录

MU LU

- [1] 总 序 / 谢春池
- [4] 自 序

1983 年前后

- [3] 歌唱家的热情(1982 年 12 月)
- [4] 印 象(1982 年 12 月)
- [5] 产 后(1983 年 1 月)
- [6] 女农艺师(1983 年 3 月)
- [7] 四月的帆(1983 年 12 月)
- [8] 两棵树(1983 年 12 月)
- [9] 午时的鸟(1983 年 12 月)
- [11] 理发店情思(1983 年 12 月)
- [13] 被……(1983 年 12 月)
- [14] 痛苦和欢乐(1983 年 12 月)
- [15] 艺术突破有感(1983 年 12 月)
- [16] 失 真(1983 年 12 月)
- [17] 不理想(1983 年 12 月)

- [18]死(1983年12月)
- [20]狗 呸(1983年12月)
- [21]雪 天(1984年1月)
- [23]也在雨巷行(1984年1月)
- [24]冬之印象(1984年1月)
- [26]雕刻水仙花(1984年1月)
- [27]偶 遇(1984年7月)

1998年

- [31]讨厌宋江(1998年1月至2月)
- [33]搭错车(1998年2月)
- [35]让坐与让站(1998年2月)
- [37]挤 车(1998年2月)
- [39]籍贯与祭祀(1998年2月)
- [41]逃避数学(1998年2月)
- [43]喜欢语文(1998年2月)
- [45]选择写作(1998年3月)
- [47]兴趣画画(1998年3月)
- [49]练习写字(1998年3月)
- [51]热爱体育(1998年3月)
- [53]好为编辑(1998年3月)
- [55]城市的远路(1998年3月)
- [57]远路的乡村(1998年3月)
- [59]食堂记忆(1998年3月)
- [61]让《哥德巴赫猜想》照亮(1998年3月)



- [105]文学到哪里去(2004年)
- [106]文学的生命之树(2004年)
- [107]集天下之美(2004年)
- [108]“南方之强”的文学光芒(2006年11月)
- [110]告别与前行(2008年11月)

[111]后记

1983年前后

歌唱家的热情

他的手很温暖，他的眼睛正发亮，他的话语好火热，他在舞台上歌唱简直系一团燃着了的火，此刻和我话别也泼来滚烫滚烫的感情：“再见，等我的信吧。”

我觉得内心也滚烫滚烫的。

“回北京后，我会把那本我的独唱歌曲集寄给你。”他说。

“你到北京，可要找我。”他说。

“再见了。”他最后说。

十天，二十天，三十天……一百天过去，我没有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点儿信息。周围的人们说开了：

“你这人，那么当真？像他那样的名演员，不知给多少人说过那样大同小异的热情话。”

“热的快，冷的也快，人家一离开这儿早把这儿忘了。”

我静默了。

也许吧。

不过，人总会失信，只要不虚伪，那么，他的热情永远值得珍惜，何况这是一位献身事业的歌唱家待我如亲兄弟般的热情。

1982年12月16日夜

印 象

谁不愿意留给人们一个好的印象呢？然而，我给不少人的第一个印象总不是好的。

热情被看作浅露，直率被看作狂妄，自信被看作傲慢。

苦恼吗？

不！

我以为时间和交往会使人们看清一个真实的我。

重要的不是解释，而是行动。尽管第一个印象常常是很深的，然而，还仅是印象，只有无数印象的融合才是准确的，因为那已不仅是印象了。

因此，恕我直言，朋友，真无须去问津人们对你的第一个印象怎样。

1982年12月22日黄昏